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一日刊登该报外交记者莱斯利·盖尔布发表华盛顿的文章，题为《卡特、福特在对外政策上可能大不相同》，副题是《分歧也许比表面上所看到的更实在》，摘要如下：

在外交界和报界已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吉米·卡特如果当选总统，他的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将会跟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所奉行的方针大致相同。但是，假如卡特先生作为总统所采取的行动同他作为候选人所发表的言论一致，那么，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政策上都可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卡特先生的讲话和对记者谈话预示了种种的事情，从对苏联的一种新的讨价还价方式，到在同西欧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采取的一种比较缓和的方针，到处理中东谈判的一种不同的战略，到美国减少出售武器数量的做法，到对待一种比较愿意考虑穷国经济要求的态度。直到对决策过程采取的一种史无前例的开放作法。

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事实依然是，卡特先生在外交方面是一个比较不知名的和未经考验的人；他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于使他作为候选人提出的诺言兑现，而这些诺言能否兑现已受到人们的正当怀疑。没有什么已经暴露出来的本能和反应可以作为依据来衡量竞选时发表的动听的言论。他还在提出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讲了一些讲求实际的话，以便两面下注。

尽管缺乏行动的纪录，但是这位前佐治亚州长确实已经在他的对外政策言论中确立了一个始终一贯的主题：“我们必须用维持世界秩序的政策来代替均势政策。”他解释说，“在最近的未

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盖尔布文章

《卡特、福特在对外政策上可能大不相同》

来，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可能主要取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主要取决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支配着世界国际关系的军事安全问题。”他将要优先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穷国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这种问题，分享海洋资源问题、食品和自然资源的问题。

基辛格先生在执行对外政策（从官方说，这是福特先生的政策，然而是由这位国务卿制订的）过程中，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一个开端。但是，可能出现的分歧点在于，卡特先生表明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重要的，而基辛格先生则是从这些问题对苏美均势影响如何的角度来估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

卡特先生并不是不注意这一均势，他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听起来是跟福特政府的观点相象的。象基辛格先生一样，他也赞成搞缓和，而反对国会通过立法使美苏经济联系受到政治上的限制的努力。象现政府一样，他也同意增加军事预算，不过比福特总统建议的数目少六十亿美元左右。但是他关于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言论却表明有重大分歧。

在安哥拉问题上，卡特先生说象现政府一样对莫斯科的行动感到关切，但是他表明，他不会试图用跟苏联在运送武器方面搞竞赛的办法来处置这一局势。他说，他处理这种局势的办法将是预先向莫斯科提出经济制裁的警告，然后就“全面停止贸易”。

不久前，他对拟议中的向肯尼亚和扎伊尔出售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给东西方

的态度的确标志着一个实质的分歧。

卡特先生还说过，他支持现政府同莫斯科的各种控制核军备协议，但指出，他对于在战略均势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手段和目的有一种不同的想法。在手段方面，他说他对于现政府所采取的通过制造新的核武器系统促使苏联人不制造这些武器系统的手法感到有怀疑。具体地说，他认为在反弹道导弹系统上面花费几十亿的美元是“愚蠢的”。在目的方面，他一直指责现政府的一种避免达成使美国进行有限核战争的能力受到损害的协议的概念。他认为一旦使用了核武器，全力以赴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卡特在怎样同俄国打交道问题上所抱的上述态度，也延伸而运用在怎样应付西欧共产党可能上台执政这个问题上也抱这种态度。而卡特先生和基辛格先生都对两人这种可能表示不安。基辛格先生说意大利共产党人参加内阁是不能接受的，而卡特先生则说一定不能干预别国的内政。

在中东问题上，两个人都认为应当争取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两个人却提出了相反的途径。卡特先生比较强调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然后分阶段地加以实行，而基辛格先生则继续奉行他的逐步解决方针。更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区别是，基辛格国务卿企图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使以色列作出让步，而卡特先生则坚持认为，促使以色列领导人归还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最好途径，是让他们对自己同美国的关系具有完全的信心。

军备竞赛火上加油”，并且是“排挤”我们自己的一些同非洲国家有传统的关系的盟国。出售武器一直是基辛格外交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卡特对这个问题

时 事 社 报 道

《自民党人士说，大平主张“大选前下台”》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十九日电】题：自民党人士说，大平主张“大选前下台”，在三者会谈时也曾进逼首相，对调整工作也会有影响

自民党一位靠近大平藏相的人士二十九日就政局焦点——三木下台的时间问题说，“藏相以不得不在大选之前的想法来对待”，同时透露了福田副总理和大平藏相在二十四、五两天举行的三、福、大三者会谈中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进逼首相的事实。站在反三木前列的福田、大平两人对首相下台的时间问题，都采取不是在“国会临时会议前”而是“大选前”的态度，同首相进行了“对话”，这不仅对反

三木大联合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内部，就是对中曾根干事长等党执行部的调整工作也将带来巨大影响。

自民党内现在围绕着首相下台的时间问题已分成两派。三木首相要亲自召集国会临时会议——解散众议院——实行大选的强硬姿态不变，而反三木阵营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则以二十四日两院议员大会上的决议为后盾迫使“在国会临时会议前下台”。福田副总理曾一度主张“大选前的人心一新”，在这种情况下，靠近藏相的人士透露，大平考虑的也不是“国会临时会议前的人心一新”，而是在“国会临时会议处理悬案后，大选前”。

这位人士还提到二十四、五两天在首相官邸举行的三、大、福会谈的内容说，首相主张亲自主持大选，而大、福两人则进逼要在大选前实现“政局一新”。这位人士同时还透露了藏相特别强调了最重要的是要在大选前设想举行党代表大会，以表明自民党就洛克希德事件

三木决定在召开国会临时会议前改组党和内阁

【共同社东京八月三十日电】三木首相决定在召开国会临时会议之前改组党和内阁的人事安排。三木首相在上午十一时半过后，同意中曾根干事长提出的收拾政局的方案。

自民党执行机构拟订的解决方案由三点内

将谋求反省和重新作起的态度。

三木首相考虑早则在三十日就要以“三木见解”的形式来表明收拾政局的方针，但是无论以什么形式都将强烈抵制表明下台的时间。

另一方面，反三木阵营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则要求首相在国会临时会议前下台，正处在“互不相让的状态”。由于大平表明了“大选前下台”的想法，可以认为，今后的焦点将集中在大选前或大选后的问题上。

容构成：

（一）在国会临时会议之前改组党和内阁；

（二）早日召集国会临时会议，使重要法案成立。在国会开幕前举行两院议员大会；

（三）准备好大选态势。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八日电】题：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伊夫·盖纳的记者招待会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执行局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在总书记伊夫·盖纳组织的两小时的“圆桌会议”之后，决定对不再由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来主持的这届新政府给予有条件的支持。

盖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没有一个人参加政府，我们就会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他认为：“但在我们看来，在内阁中出任一定数量的部长、甚至是重要的部长与出任总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还有一些责任，但我们不再担负全部责任了。由此可得出结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态度随着总理不再是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人而完全不同了。”

因此，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将在某些条件下支持巴尔政府。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最后指出：“迄今为止，雷蒙·巴尔的态度方面没有任何东西使得我们认为他离我们很远。”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八日电】负责与议会联系的部长布兰星期六指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盖纳在该联盟执行局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使他“完全满意”。

法新社报道《伊夫·盖纳的记者招待会》

盖纳说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将给法国新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

法新社谈德斯坦与希拉克的矛盾

《一九七八年选举的日期，法国政治危机的关键》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七日电】题：一九七八年选举的日期，法国政治危机的关键

宣布法国新政府的组成将暂时结束法国的政治危机。

这次危机所反映的事件，是共和国总统德斯坦和他的前总理希拉克在未来的立法选举的日期和对这一选举是提前举行、还是按预定日期（一九七八年）多数派可以取胜的估计方面的深刻分歧。因为，这两个人的估计不同。

德斯坦认为，他可以在正常的一九七八年的期限前，也就是在不到二十个月内，把社会党同共产党拆开。他主要认为，他将进行的关于企业改革、行政管理现代化和有关上年岁的人和家庭主妇的社会措施的改革的第二阶段，将足以从左翼方面获得某种赞同。

除了这些改革外，他将于九月中旬公布的自由社会宪章，在他看

来，将能在舆论中抵消左翼的共同纲领。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不会不相信他的政策，不会不在国民议会中再给一个以中间派为轴心并向左翼扩大的广泛的多数派。

希拉克的分析则相反。

他认为，形势仍将长期困难下去，各项改革对于经济形势将无济于事。即使对通货膨胀采取重大的斗争措施，而这些措施势必受到批

评的时候，社会党一共产党是完全乐意处于舒适的反对派地位的。

在这种情况下，希拉克相信，左翼不会响应国家元首的号召，而将赢得一九七八年的立法选举，到那时，德斯坦将不再有用第五共和国的风格来进行统治的手段了。

希拉克认为，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不会决定放弃左翼靠它来当选的共同纲领而来执行总统的政策。因此他建议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九日电】题：戴高乐分子有条件地支持法国新政府

（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失去总统职位和（由于希拉克最近辞职）失去总理职位的戴高乐分子，星期六决定给予仅打有德斯坦标签的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组成的新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

他们既对希拉克的

法新社评戴高乐派对法新政府的态度

辞职表示敬意，又对任命出自他们队伍中的、有名的（如被提升为国务部长的吉夏尔）五名部长和四名国务秘书表示赞同。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执行局在星期六举行的一次两个小时的会议上，在抛开情绪平静的气氛中，肯定了其始终坚持的“政府运动”的态度。

它避免采取任何不赞成的立场，因为“各党派的政权”曾一直受到戴高乐将军严厉谴责。

戴高乐运动由于其对新政府有

条件的支持和有利的看法，决不想使自己同新政府一体化。戴高乐分子给予德斯坦所选择的人和他本人以有条件的支持的做法，现在是对德斯坦一九六六年退出政府并建立独立共和党时对戴高乐将军所说的“是的，但是”的答复。

议会党团会议、戴高乐分子的研究日以及可能举行的戴高乐运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从现在起到议会复会期间将确定戴高乐派支持的限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

苏联第十个五年计划指标将不能实现

【法新社华盛顿八月十八日电】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天说，苏联将不能实现这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是“罕见的稳健和现实主义的”。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证实，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这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能采取“大胆的新战略”，今后十年可能带来种种严重的问题，“迫使领导层重新考虑进行有系统的改革的必要性”。

这份报告预言，苏联的经济每年将仅仅增长百分之四，而不是按计划增长百分之五。这个稳健的指标“将使七十年代成为战后增长率最低的十年”。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说，“尽管计划中确定的增长幅度是稳健

的，但是——一些主要指标似乎仍然是雄心太大。如果再出现两年歉收——这是非常可能的——将使这个五年计划再次遭到重大的破坏。”

在经济管理方面没有进行改革，“就预示着生产率不可能比前

供了军事情报

以看到有军事情报

年有大幅度上升”。

“如果不采取提高生产率措施，例如在刺激生产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幅度下降。”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如果不改变管理方面的刺激办法”，那

【美联社瑞士伯尔尼八月二十五日电】司

法部今天说，两周前因有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而被捕的瑞士退休陆军准将让一路易，让梅尔供认，几年来他向苏联外交官提供了军事机密情报。

瑞士前防空部队司令供认向苏提供情报

【合众国际社哥本哈根八月二十七日电】国防部今天说，两名军官已被邀请并将参加九月九日至十六日在波兰举行的华沙条约军事演习。

洛伐克部队将参加这次演习。

波罗的海附近波兰地区举行波兰和捷克斯

邀请这次演习，约有三万五千人参加。将在

波兰向中立的瑞典、芬兰以及丹麦提出了

派观察员参加苏联及其两个盟国下周举行的军事演习。

【美联社布魯塞爾八月二十五日电】北约

组织官员今天说，北大西洋联盟成员丹麦应邀

波邀请丹麦等派观察员观看华约军事演习

法新社报道 《法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七日电】题：法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今晚观察家们认为，虽然外交部易人，任命路易·德吉兰戈担任法国外交首脑，以代替索瓦尼亚格，但是，法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了保证。

事实上，外交事是属于共和国总统来管的事情，他将在已经开始行动的道路上继续行动。

因为，虽然德斯坦在八月二十五日接见电视台记者时曾明确指出他打算对他的政策方针作某些新的改变，但法国外交政策似乎不会受影响。因为，共和国总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因此，选择依然不变。欧洲建设始终是法国的基本目标之一，重要的第一阶段仍然是一九七八年五月至六月的欧洲议会直接普选。

独立于北约组织的政策似乎不会改变，即使在参谋部之间的联系和大西洋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武器方面的合作有新的发展。

对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法国的政策将仍然一贯是友善的，已经建立的联系毫无疑问至少不会因为法国的关系而松懈。

德吉兰戈不会改变法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他可能会使索瓦尼亚格领导两年多的法国外交具有一种新作风，索瓦尼亚格的功绩是“缓和”了法国和某些国家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因为，虽然这两个人都是职业外交家，是负责忠实执行爱丽舍宫指示的高级官员，但他们的脾性不同。人们认为，法国外交将会严格地被执行。德吉兰戈是一个总统评价有许多优点的人。得到德斯坦信任的新外长，将有充分的自由以他个人的风格表明法国的外交。

由于德吉兰戈在美国的经验（他在那里担任了四年半的法国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他善于处理要求非常有办法的棘手的谈判。此外，他了解许多要在这个机构中进行的当前的重大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上各种外交倾向都交织在一起的多事之地。因此，他了解正在发生的各种问题的目前状况，他将能够不间断地继续奉行法国的外交政策。

么苏联要增进消费品的质量和品种的目标“就更是难以实现”。

投资的回收将下降，因为把更多的投资用于花费很大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工程，环境保护以及为消费者服务的项目。但是这份报告指出：“即使在今后五年中增长率使人失望，苏联经济还会显示出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强大的军事态势，并且逐渐提高消费水平。”

法新社评苏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访南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八日电】这里的可靠人士今天说，苏联正设法从南斯拉夫为它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取得更大的方便条件。

这些人士认为，这是苏联海军司令谢·戈尔什科夫元帅本周访问这里的主要目的。

在戈尔什科夫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逗留期间，他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和一些沿海港口，特别是位于南斯拉夫南部的蒂瓦特港，蒂瓦特港有一个苏联船只独家使用的排水量为一万二千五百吨的干坞。

这些人士说，戈尔什科夫元帅和陪同他的军事专家花费了一些时间试图说服南斯拉夫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和他的一位助手布·马穆拉中将放宽外国舰队使用设施现有管理规章。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不得而知，虽然会谈被官方说成是“友好的”。

观察家们指出，苏联失去了它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基地之后，目前把其注意力集中在从南斯拉夫为它的地中海舰队得到一笔较好的交易。

南斯拉夫坚决反对给予基地，但是它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到底向压力让步了，放宽了外国船只进入其港口的条件。

它对所有国家——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各国”除外——都放宽了进入港口的条件，但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新规定的主要受益者将是苏联地中海舰队。

同时，预料一支苏联地中海舰队的分舰队将在十月份驶抵斯普利特，届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将对这里进行拟议的正式访问，这真是巧合。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八月十八日电】官方人士说，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今天抵达这里，同南斯拉夫国防部长留比契奇举行了会谈。

里亚德邀阿拉伯各国外长到开罗开会

【美联社开罗八月二十九日电】阿盟秘书长里亚德今天说，黎巴嫩内战期间打死了三万人，还伤了十二万人。

他说，他已向阿拉伯各国外长发出了邀请，要他们九月一日在开罗开会，为举行应科威特政府的请求而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确定日期和地点。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黎巴嫩局势已恶化到了可怕的程度，从而使得阿拉伯国家元首有必要举行会议，来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因为所有较低一级的会议都失败了。”

通过号召所有阿拉伯国家元首与会，看来里亚德反对据说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所赞同的举行小型最高级会议的主张。

但是，在问到他对举行有限制的最高级会议的看法时，他说：“作为秘书长，我欢迎举行任何会导致制止黎

巴嫩的流血的会议。”

据报道，阿拉伯统治者们在什么地方举行拟议中的会议意见有分歧。

叙利亚及其黎巴嫩基督教徒盟友认为最好在大马士革，而埃及则主张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

里亚德表示反对要求把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变成一支作战部队来在黎巴嫩强行实施停火的建议。

他说：“这样就会

法赫米提出要黎各方参加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

【合众国际社开罗八月二十九日电】埃及外长法赫米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实现、然而他说是保证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胜利召开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引起了人们对这次最高级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的怀疑。

法赫米在接见中东社记者时说，最高级会议“本身不是一个目的”，但是有必要确保

造成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但是这应该由阿拉伯国家元首来决定。”

他说，这支部队不能在黎巴嫩执行它的维持和平的职责，除非就停火达成一项政治决定。

他说：

“这支部队是象征性的，它的作用同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相似。”他指的是在中东和塞浦路斯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德新社开罗八月

最高级会议开得成功。他说，失败的话，就意味着“不是造成黎巴嫩被分治把黎巴嫩问题国际化，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毁灭”。

法赫米提出了如下先决条件：

——参战各方就停火事先达成协议或达成使局势冻结一段时期的某种方案，以便国家首脑们能够有时间成功地

二十九日电】里亚德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他的邀请，他说，正在恶化的黎巴嫩局势迫使有必要召开一次“最高级”的泛阿拉伯首脑会议来寻求解决办法。

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已正式告知阿拉伯联盟，表示愿意参加关于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最高级首脑会议，但没人表示愿意充当这次会议的主办。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还透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正式要求就黎巴嫩问题召开紧急首脑会议。

★ ★

采取行动。

——在新当选的萨尔基斯总统（要到九月二十三日才是他任期开始的日子）领导下的黎巴嫩各派和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应有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所有与会各方都必须在谈判桌上全盘端出他们的打算和目的，而不是企图利用会议来争取时间或是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

【本刊讯】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大国的基地》，摘要如下：

利用他们的军事的和海军的力量危害这个地区的安全的超级大国就是美国和苏联。我们认为印度洋沿岸的国家不仅必须要求撤除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他们还必须要求撤除伯贝拉军事基地。

美国在迪戈加西亚的基地虽然在科伦坡不结盟会议上遭到了谴责，但是人们对于索马里伯贝拉的俄国基地还不置一词。

斯里兰卡建议要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但是如果没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真正合作，这个建议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这些国家必须一致同意不让超级大国在他们的海岸上建立海军基地。

美国人甚至不否认他们在迪戈加西亚有一个海军大基地；而苏联人尽管一再否认，但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索马里伯贝拉港有一个设备非常先进的海军基地。最近有消息报道，苏联人还在距肯尼亚领土只有几英里的基斯马尤建立了另一个基地。

尽管不结盟国家都知道，索马里人对允许俄国人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核基地一事应该负责，但是在科伦坡会议上却没有人对此说一句话。甚至不结盟国家外长在去年八月在利马举行会议（这次科伦坡最高级会议的筹备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人提到伯贝拉的俄国基地问题。

港刊文章《非洲南部的匕首——博茨瓦纳》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月刊八月十六日一期刊登李迅的文章，题目是《非洲南部的匕首——博茨瓦纳》，摘要如下：

千里迢迢去到南非高原之国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笔者跨越重洋，飞渡几千里，到印度洋的另一边——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去工作。

当时我是一个联合国志愿人员，被派往该地负责教授“农村社会学”，向当地的社区发展工作人员传授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底止，只是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然而这段日子却如此令我难忘。

博茨瓦纳曾受过英国八十年的殖民统治（一八八五——一九六六）。一九六六年才独立。至今不过十年的历史。

过去，介绍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实在很少很少。一般人对这个国家多么陌生。

打开非洲的地图来看，博茨瓦纳是一个内陆国家，东北部与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毗邻，东南、南部与南非相接，西邻是受到南非控制的西南非（纳米比亚），北部只有很小的一点与赞比亚相连。看起来，它像陷在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所控制的地区的包围之中，但相反来看，它又像一把匕首，深深插进非洲南部白人殖民主义势力控制的地区。它的地理位置显得非常重要。

博茨瓦纳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在约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住着六十多万的人口。在那里，走了几里路，碰不到一个人，看不见一辆车是很普通的事。

博茨瓦纳平卧在非洲南部高原的中央，平均高度达海拔三千三百英尺。由于它位处内陆，缺少湖海的灵逸，也难看到山川河岳的气魄。但是，站在这海拔三千多英尺的平原上，极目眺望，苍苍茫茫的原野，除了偶尔耸立着一两座小丘之外，好像是无休无止的向远方伸延着的大地，显露着一种原始的、大自然的美。这个大平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呈现出各种景色，下雨的时候，平

原的上空像挂上一幅半透明的纱幕，雨后到处呈现着一片郁郁苍苍；在旱干季节里，黄沙地上尽是一堆堆的荆棘灌木矮丛；月圆之夜，挂在高原上空的月显得特别低，大地像给漆上了一片银白色。

博国气候属于大陆性和半干旱的气候，每年平均雨量不超过十八英寸，而且很不稳定和分布得很不均匀；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东南和东北部地区。这里的天气，可以说得上变幻多端——在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时候，霎那间就会变为乌云密布，惊雷过后便是倾盆大雨。但是仅一会儿，又是阴霾退尽，晴空万里，天幕透蓝。春、夏、秋、冬的界限就不明确。全年气温大致上不太热，也不太冷。真正严寒的时间很短，多在七、八月间。真正酷热的时间也不长，多在十一、十二月间。冬天的气温与香港的冬天相差无几，但高原的风刮得颇凶，幸好，那里的寒冬是特别短。无论冬天，或是夏天，日夜之间的气温相差很大。人们在什么时候出外远道旅行，手里必然携带一张毛毡。这里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国民信奉基督教很普遍，每逢圣诞节，这里就象香港一样弥漫着节日的气氛。

牛只多少表现身价高低

博茨瓦纳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耕作和畜牧为生。

农作物以高粱为主，其次有玉米、小米、豇豆等。农民日常的食物是一种高粱糊。由于雨水稀少，地面水源又不稳定，河流没有整治，大部分时间露出干涸的沙底河床，缺少水源，农业便没法发展。当地人民把农作物的种植看成仅是提供基本口粮的经济活动。所以，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可耕地受到利用。

因此，畜牧业实际上才是博国农业的支柱，也是博国国民经济两大主要命脉之一（另一是矿业）；肉类出口占每年出口总值百分之五十以上。博国广阔的草原为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条件。全国土地有百分之六十适宜于放牧，然而水源缺乏，故此仅有三分之一能牧用作畜

场。

牛、羊是当地主要牲口，其数目之多竟比博国人口多出数倍（牛、羊各一百三十万头）。放牧便是每个乡间孩童生活的一部分。牛是当地人民的命根。拥有牛只多少固然是财富的标志，更是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在农业的耕作上，牛仍然是主要的动力。

博茨瓦纳的农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困难亦不少。博国政府为了解决困难，遂邀请了一大群专家——来自联合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来协助发展农业经济。这些专家们一搞便是一堆堆的研究报告，谈到农业发展的困难，就是没有水啦、土壤肥力低啦、耕作机械落后啦、牲口太多吃光草啦、人口增长率过高啦，牲口疾病没预防啦——一大堆。解决方法呢？他们就不谋而合地说——向外国多买些拖拉机啦、化肥啦、减少人口增长率啦（美国更免费奉送避孕套）、多请些专家来改良耕作方法啦，等一大套。这些专家有时走到乡村里去指手划脚一番，搞得当地农民头晕脑胀。

但是，若按照专家们的意见去发展农业，博国的农业经济就只会愈加落后。试问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哪来庞大资金去买机械、买化肥；哪来技术人员去埋头搞研究。即使有能力采购，还是要继续依赖别人的。可笑的是，对一个人口密度每平方里三人的国家却要控制人口，且积极地在推行。

博国农业经济的潜力只有靠“自力更生”、走群众路线才可以发挥起来。就说“水”这个问题吧，并不如专家们宣扬的那么严重。雨量不稳定是事实，但博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河流因为没有系统地整治才变成干涸的沙坑。笔者到农村里去时，发现很多河流纵横交错分布各处，下雨时，河水淹没四周，雨过后，河水却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都露出了河床。可见，若能发动群众修筑水利，“水”这个困难并非无法克服。

（下转第四版）

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

谴责美苏威胁印度洋沿岸国家安全

《墨西哥太阳报》社长本哈明·黄访华文章

《中国：一个贫穷但没有饥饿的国家》

【本刊讯】墨西哥《墨西哥太阳报》七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社长本哈明·黄·卡斯塔涅达发自北京的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一个贫穷但没有饥饿的国家》，摘要如下：

中国，是个尽管自给自足没有饥饿但至今仍然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那里在三十年前一直是封建统治，今天已不存在私有制，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个目的——建设新中国而积极劳动。

在农村和工厂，各种年龄的农民和工人都受到热情的鼓励。每天劳动之后，有政治讨论。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十七年之后，全体中国人身上都有着一种建设自己国家的神奇的力量。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部长还是公社社员，主要的口号之一就是劳动。而新闻工作者并不享有特权，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每年都应至少有两周时间参加农业劳动。

人们在陈永贵副总理的手上看到长长的指甲，里面满是泥土，而一面在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国际政策或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这并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在小学很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甚至说它可以使身体健康。

此外，并不用工资来刺激劳动，因为西方的经济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大米每公斤三比索左右，一公斤肉十二比索。社员们有很少的自留地，他们可以种菜自己吃，生产全部由公社管，收入由公社掌握，在向国家上缴百分之六的税收之后，这些收入主要用来在公社发展方面进行再投资。个人不交税。

中国优先发展生产，这意味着大家都干，而且是大干。举例来说，我们驱车在长沙或韶山的公路上只有一百〇四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二个半小时。汽车每小时只跑了四十来公里，因为公路上有数千的农民。

劳动一般都是非常艰苦的，有时候是原始的，经常可以看到妇女用笨重的小车推着稻米，青年人用一辆小车推着一头猪沿着公路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如果到农村去，艰苦劳动的场面就更多了。在广州正中午的烈日下，经常可以看到农村妇女在水泥地上走来走去，翻晒地上的稻谷。

印度宣称将在各个领域探索同中国改进关系的可能性

【法新社新德里八月二十七日电】今天这里正式宣布，印度将在各个领域（包括贸易）探索同中国改进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同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的进程的一部分。

商业部长查托帕迪雅雅对下院说，同中国的贸易在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已大幅度下降，此后，两国间就没有贸易来往。

《“三军”总司令官将同三木首相一起完成职责》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三军”总司令官将同三木首相一起完成职责》，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在总理大臣不知不觉中，大部分阁僚在早晨暗地里聚会，进行了密谈——“在把三木拉下马剧”的最高潮二十四日，突然在国会内召开的反三木阁僚的聚会，使国民感到奇怪。参加聚会的人，一方面是三木内阁的大臣，同时，据说又决心团结一致出席了于当天下午召开的“倒阁议会全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名既不是三木、中曾根主流派，又未出席当天聚会的大臣，他就是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他不出席的理由很明确，他说：“我是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总司令官，决心同内阁总理大臣采取一致行动，最后完成职责。”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铺着红色地毯的国会走廊下，突然，有十五名大臣相继出现。并且，一个一个地消失

在设在议事堂三层中央的自民党总裁室的大门后。最先进来的是竹下建设相，接着是小泽环境厅长官、金丸国土厅长官……。前三名均是田中派。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福田副总理、大平藏相也来了。第十五名是植木总务长官，最后，紧紧地关上了总裁室的大门。这是当天刮起的“把三木拉下马”的强大风暴的序幕。

出席这次聚会的都不是主流派，然而，坂田道太防卫厅长官却未露面。

福田副总理在内阁会议之前向稻叶法相等主流派阁僚及坂田长官提出，“在内阁会议之后，我想作个情况说明，希望留一下。”但是，坂田长官对此表示“拒绝”。尽管如此，福田副总理仍未死心，在内阁会议之后叫住了坂田长官，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作为防卫厅长官不能背叛三自卫队之长的称号，也没有必要听取你的说明。”于是离开了座位。

坂田长官直接回到

了位于六本木的防卫厅，出席了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他说：“防卫厅长官的职责就是在首相的指挥下调动实力部队的海陆空三自卫队。在首相在职期间，直到最后的一瞬间，都要服从首相，否则，就无法保卫文官治国的原则。因此，我对这次政局的动荡，在政治上采取了中立。我也不出席议员全会。”

坂田长官表明“这样的立场”是有道理的。田中、福田、大平等大派系，在自民党内很有力量，而坂田所属的旧石井派在派系中是最小的派。

同属旧石井派的田中伊三次说：“坂田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非常强，是个行动果断的人，很重情谊。三木首相从人数不多的小集团中任用坂田和长谷川峻两人为大臣，并任命我为洛克希德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等，给了我们优厚的待遇。这一点，坂田虽然口头上没说，但他是会感觉到的。”

（上接第三版）

人多还是人少

博茨瓦纳的工业现时还处于孕育阶段。在采矿业之外，可称得上稍具规模的就只有博茨瓦纳肉类工厂了，其余皆是些只有十余工人的装配、修补的小厂。所以，在博国，从各类工业用品到普通的消费品，从机器到小如一支笔、一支牙刷都要从南非入口。

在强调“自由经济”政策下的博茨瓦纳，从南非来的白人、印度人资本家，垄断了城市的大、小商店，他们把从南非运来各种商品，以双倍甚至数倍的价格出售给博国人民，赚取超额利润。他们是不愿长期投资来开工厂，认为冒险太大。而博国本身的民族资本家还未形成。博国政府有鉴于此，已经开始立例限制资金的流出。

因为工厂少，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极有限；于是每年大约有三万至五万工人到南非找寻工作。现时从博国去南非的“契约劳工”约占博国男性劳动力百分之四十，这数字不能说不惊人。“契约劳工”的汇款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之一。在农村主要现金收入依靠卖牛，而农村中百分之二十一家庭完全没有牛只，百分之四的家庭却拥有百分之三十的牛群。

采矿业是博茨瓦纳唯一的工业支柱。这块土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源，殖民地统治时期的疏忽反而使博国的资源至今得到保存。矿物包括钻石、煤、纯碱、铜、镍、镁、稀有石矿、石棉、钨等。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经过详细勘测。在能源缺乏的今天，西方的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荷兰已先后通过经济援助的手段取得对石油、石油气、煤矿勘测开采的专利权。这样，美国的和平工作队、英国志愿人员、荷兰、德国、加拿大的义工——一窝蜂的涌到博茨瓦纳来“帮助”该国“发展”，当然也包括“帮助”博国把牛肉、钻石、铜等运到他们那里去。

笔者虽然生活在那里只有十三个月，各种新、老殖民主义的花招，五花八门的怪事都看到不少，令人气愤不已……

纵然博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大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国民经济却非常之脆弱。进入了七十年代，博国的经济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一方面，百分之百的工业产品依靠入口；另一方面，其国民经济收入又主要靠肉类和矿物的输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便直接地转嫁到它的身上。最近，通货膨胀、铜价下跌、共同市场对博国肉类进口税的增加——都为博国带来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自从独立以来，由于种种的历史因素和地理关系，它一直被笼罩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阴影下。这个新生的黑人国家要与贫穷斗争，就先要与南非种族主义的控制进行斗争才成。

它四面皆被白人政权包围着，所有货物的进出口不能不经南非，不能不暂时依靠南非的运输系统。一条横跨博国东部把罗得西亚与南非连接起来的铁路，也是博国仅有的铁路。这条唯一的铁动脉却被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所控制。

它没有自己的货币，南非的兰特亦是博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它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

它没有独立的关税政策。因为，它是南非关税系统的一部分。我在博国时，从香港寄给我的物品全部都是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打税，在博国邮局付款。

而另一方面，博茨瓦纳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既然是一个黑人的独立国家，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就促使博国人民对非洲南部兄弟的解放运动有更大的贡献、支援。

可是，经济上受着南非白人政权的制肘，在政治上便无法作出反对南非的行动。故一直以来，博国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中立姿态——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博国政府“口头”上公开地反

对。对于非洲南部的自由战士们却请他们体谅，不要利用博国作为出击的基地。

一位南非的黑人学生领袖逃到博国，最后却被一个邮递包裹炸至血肉模糊。在法兰西城，一位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竟于光天白日下给罗得西亚的警察殴至重伤，然后掳回罗得西亚。当时笔者刚在该城，虽没亲眼见到，但那种紧张的气氛仍盘旋于脑际。

影响发展的两个因素

博国政治上能否更加独立自主，对非洲南部的解放运动能否作出更大的贡献决定于两个因素：一、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二、非洲南部解放运动的发展。

仅仅有六十余万人口的国家，经济上减少收益对国民收入便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采矿业迅速地发展，钻石、铜、镍、煤的开采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虽然，跨国公司们所得的更大），博国政府的经济力量渐渐增强。总统卡马爵士在一九七四年已经宣布，博国将设立中央银行，于今年（1976）七月开始印行自己的货币，摆脱南非在财经上的控制。另外，政府更宣布在不久将来把铁路收归国有。

自从一九七四年葡国政变后，随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先后独立，博国在非洲南部的政治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博国政府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态度愈加强硬。据新闻报道，津巴布韦的战士在博国与罗得西亚边境开辟了一条新战线。最近，博国边防军频与罗得西亚方面枪战，更擒获了几个美国和比利时籍的罗得西亚雇佣兵。

非洲南部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南非白人政权的寿命已时日不多了。非洲南部人民要站起来了，博国人民也要站起来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博国总统卡马爵士访问中国，到北京去。

《墨西哥太阳报》社长本哈明·黄访华文章

《中国：一个贫穷但没有饥饿的国家》

【本刊讯】墨西哥《墨西哥太阳报》七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社长本哈明·黄·卡斯塔涅达发自北京的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一个贫穷但没有饥饿的国家》，摘要如下：

中国，是个尽管自给自足没有饥饿但至今仍然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那里在三十年前一直是封建统治，今天已不存在私有制，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个目的——建设新中国而积极劳动。

在农村和工厂，各种年龄的农民和工人都受到热情的鼓励。每天劳动之后，有政治讨论。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十七年之后，全体中国人身上都有着一种建设自己国家的神奇的力量。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部长还是公社社员，主要的口号之一就是劳动。而新闻工作者并不享有特权，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每年都应至少有两周时间参加农业劳动。

人们在陈永贵副总理的手上看到长长的指甲，里面满是泥土，而一面在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国际政策或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这并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在小学很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甚至说它可以使身体健康。

此外，并不用工资来刺激劳动，因为西方的经济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大米每公斤三比索左右，一公斤肉十二比索。社员们有很少的自留地，他们可以种菜自己吃，生产全部由公社管，收入由公社掌握，在向国家上缴百分之六的税收之后，这些收入主要用来在公社发展方面进行再投资。个人不交税。

中国优先发展生产，这意味着大家都干，而且是大干。举例来说，我们驱车在长沙或韶山的公路上只有一百〇四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二个半小时。汽车每小时只跑了四十来公里，因为公路上有数千的农民。

劳动一般都是非常艰苦的，有时候是原始的，经常可以看到妇女用笨重的小车推着稻米，青年人用一辆小车推着一头猪沿着公路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如果到农村去，艰苦劳动的场面就更多了。在广州正中午的烈日下，经常可以看到农村妇女在水泥地上走来走去，翻晒地上的稻谷。

印度宣称将在各个领域探索同中国改进关系的可能性

【法新社新德里八月二十七日电】今天这里正式宣布，印度将在各个领域（包括贸易）探索同中国改进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同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的进程的一部分。

商业部长查托帕迪亚雅对下院说，同中国的贸易在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已大幅度下降，此后，两国间就没有贸易来往。

《“三军”总司令官将同三木首相一起完成职责》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三军”总司令官将同三木首相一起完成职责》，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在总理大臣不知不觉中，大部分阁僚在早晨暗地里聚会，进行了密谈——“在把三木拉下马剧”的最高潮二十四日，突然在国会内召开的反三木阁僚的聚会，使国民感到奇怪。参加聚会的人，一方面是三木内阁的大臣，同时，据说又决心团结一致出席了于当天下午召开的“倒阁议会全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名既不是三木、中曾根主流派，又未出席当天聚会的大臣，他就是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他不出席的理由很明确，他说：“我是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总司令官，决心同内阁总理大臣采取一致行动，最后完成职责。”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铺着红色地毯的国会走廊下，突然，有十五名大臣相继出现。并且，一个一个地消失

在设在议事堂三层中央的自民党总裁室的大门后。最先进来的是竹下建设相，接着是小泽环境厅长官、金丸国土厅长官……。前三名均是田中派。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福田副总理、大平藏相也来了。第十五名是植木总务长官，最后，紧紧地关上了总裁室的大门。这是当天刮起的“把三木拉下马”的强大风暴的序幕。

出席这次聚会的都不是主流派，然而，坂田道太防卫厅长官却未露面。

福田副总理在内阁会议之前向稻叶法相等主流派阁僚及坂田长官提出，“在内阁会议之后，我想作个情况说明，希望留一下。”但是，坂田长官对此表示“拒绝”。尽管如此，福田副总理仍未死心，在内阁会议之后叫住了坂田长官，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作为防卫厅长官不能背叛三自卫队之长的称号，也没有必要听取你的说明。”于是离开了座位。

坂田长官直接回到

了位于六本木的防卫厅，出席了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他说：“防卫厅长官的职责就是在首相的指挥下调动实力部队的海陆空三自卫队。在首相在职期间，直到最后的一瞬间，都要服从首相，否则，就无法保卫文官治国的原则。因此，我对这次政局的动荡，在政治上采取了中立。我也不出席议会全会。”

坂田长官表明“这样的立场”是有道理的。田中、福田、大平等大派系，在自民党内很有力量，而坂田所属的旧石井派在派系中是最小的派。

同属旧石井派的田中伊三次说：“坂田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非常强，是个行动果断的人，很重情谊。三木首相从人数不多的小集团中任用坂田和长谷川峻两人为大臣，并任命我为洛克希德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等，给了我们优厚的待遇。这一点，坂田虽然口头上没说，但他是会感觉到的。”

（上接第三版）

人多还是人少

博茨瓦纳的工业现时还处于孕育阶段。在采矿之外，可称得上稍具规模的就只有博茨瓦纳肉类工厂了，其余皆是些只有十余工人的装配、修补的小厂。所以，在博国，从各类工业用品到普通的消费品，从机器到小如一支笔、一支牙刷都要从南非入口。

在强调“自由经济”政策下的博茨瓦纳，从南非来的白人、印度人资本家，垄断了城市的大、小商店，他们把从南非运来各种商品，以双倍甚至数倍的价格出售给博国人民，赚取超额利润。他们是不愿长期投资来开工厂，认为冒险太大。而博国本身的民族资本家还未形成。博国政府有鉴于此，已经开始立例限制资金的流出。

因为工厂少，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极有限；于是每年大约有三万至五万工人到南非找寻工作。现时从博国去南非的“契约劳工”约占博国男性劳动力百分之四十，这数字不能说不惊人。“契约劳工”的汇款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之一。在农村主要现金收入依靠卖牛，而农村中百分之二十一家庭完全没有牛只，百分之四的家庭却拥有百分之三十的牛群。

采矿业是博茨瓦纳唯一的工业支柱。这块土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源，殖民地统治时期的疏忽反而使博国的资源至今得到保存。矿物包括钻石、煤、纯碱、铜、镍、镁、稀有石矿、石棉、钨等。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经过详细勘测。在能源缺乏的今天，西方的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荷兰已先后通过经济援助的手段取得对石油、石油气、煤矿勘测开采的专利权。这样，美国的和平工作队、英国志愿人员、荷兰、德国、加拿大的义工——一窝蜂的涌到博茨瓦纳来“帮助”该国“发展”，当然也包括“帮助”博国把牛肉、钻石、铜等运到他们那里去。

笔者虽然生活在那里只有十三个月，各种新、老殖民主义的花招，五花八门的怪事都看到不少，令人气愤不已……

纵然博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大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国民经济却非常之脆弱。进入了七十年代，博国的经济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一方面，百分之百的工业产品依靠入口；另一方面，其国民经济收入又主要靠肉类和矿物的输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便直接地转嫁到它的身上。最近，通货膨胀、铜价下跌、共同市场对博国肉类进口税的增加——都为博国带来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自从独立以来，由于种种的历史因素和地理关系，它一直被笼罩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阴影下。这个新生的黑人国家要与贫穷斗争，就先要与南非种族主义的控制进行斗争才成。

它四面皆被白人政权包围着，所有货物的进出口不能不经南非，不能不暂时依靠南非的运输系统。一条横跨博国东部把罗得西亚与南非连接起来的铁路，也是博国仅有的铁路。这条唯一的铁动脉却被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所控制。

它没有自己的货币，南非的兰特亦是博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它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

它没有独立的关税政策。因为，它是南非关税系统的一部分。我在博国时，从香港寄给我的物品全部都是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打税，在博国邮局付款。

而另一方面，博茨瓦纳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既然是一个黑人的独立国家，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就促使博国人民对非洲南部兄弟的解放运动有更大的贡献、支援。

可是，经济上受着南非白人政权的制肘，在政治上便无法作出反对南非的行动。故一直以来，博国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中立姿态——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博国政府“口头”上公开地反

对。对于非洲南部的自由战士们却请他们体谅，不要利用博国作为出击的基地。

一位南非的黑人学生领袖逃到博国，最后却被一个邮递包裹炸至血肉模糊。在法兰西城，一位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竟于光天白日下给罗得西亚的警察殴至重伤，然后掳回罗得西亚。当时笔者刚在该城，虽没亲眼见到，但那种紧张的气氛仍盘旋于脑际。

影响发展的两个因素

博国政治上能否更加独立自主，对非洲南部的解放运动能否作出更大的贡献决定于两个因素：一、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二、非洲南部解放运动的发展。

仅仅有六十余万人口的国家，经济上减少收益对国民收入便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采矿业迅速地发展，钻石、铜、镍、煤的开采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虽然，跨国公司们所得的更大），博国政府的经济力量渐渐增强。总统卡马爵士在一九七四年已经宣布，博国将设立中央银行，于今年（1976）七月开始印行自己的货币，摆脱南非在财经上的控制。另外，政府更宣布在不久将来把铁路收归国有。

自从一九七四年葡国政变后，随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先后独立，博国在非洲南部的政治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博国政府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态度愈加强硬。据新闻报道，津巴布韦的战士在博国与罗得西亚边境开辟了一条新战线。最近，博国边防军频与罗得西亚方面枪战，更擒获了几个美国和比利时籍的罗得西亚雇佣兵。

非洲南部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南非白人政权的寿命已时日不多了。非洲南部人民要站起来了，博国人民也要站起来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博国总统卡马爵士访问中国，到北京去。